八省紙穀罰四條

勿尅上司官銀倉穀抵數

勿尅自理贖銀餘穀作正

勿尅賑濟銀兩發倉欺人

勿尅修理公銀勸借肥己

合律判語

禮律

祭享

齋主于敬。當預告以秩祀之期。誠立于先。尤重謹于蠲修之道。蓋致齋方可奉祭。而盡制斯能格神。今某戢列太常。官職祠部。眩迷于對越之典。怠

新刻精纂詳註仕途懸鏡卷之

豫章王世茂爾培甫纂輯

華陽蔣時機道化甫較訂

居官清事錄

周

公儀休。相魯。嘗拔園葵去織曰吾已食祿。安得復與民爭利乎。

魏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所私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

忽于齊戒之儀。祭天享帝。未聞揭榜于圜丘。尊祖敬宗。罔見敷文于太廟。弗克諄諄于先事。安得肅肅于臨時。問疾弔喪。隨叨玉帛之執。與筵判獄。亦忝圭瓚之將。眞畧于潔體明心。奚望于感神獲福。既輕秩宗之大典。必加司寇之常刑。

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印綬而去。

漢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圜丘 郎天地壇也天子祭圜丘見禮

秩宗 禮官也書帝曰汝作秩宗

致祭祀典神祇

祖立宗伯。天神地祇之義明。漢置祀官。春報秋祈之禮備。由先聖而達于社稷。禮當祭而祭。自國都以及于縣司。職當行而行。今某視祀典而不敬。以致失悞臨期。于濫

孔奮。字君魚。爲姑臧長。在職四年。清儉逼下。惟老母極膳。妻子並食葱菜。或咲之。以爲身處膏脂。不能自潤。君魚既立節。太守梁統深相敬待。嘗出迎至大門。引入見母。不敢以屬官之禮禮之。

張堪。守漁陽。光武名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椽樊顯進曰。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所乘折轅車。破布囊而已。

王渙。洛陽令。凡疑獄久訟。歷政所不能斷者。悉剖決

禮而諂讀何嘗祭有成憲所處不恭杖有余罪

歷代帝王陵寢珠積成丘萬古仰蒼梧之跡雨淫嚙墓百年興渦水之悲故凡歷代囚陵必須設人防守今某被先王之澤忘後世之思數仞高岡岡加修葺一杯乾土任爾荒涼荊棘叢其中變作蕭條之野童豎牧其上掬爲耕種之場矧茲弓鉏之埋藏豈容斧斤之斬刈悲生三恪感動百靈郭崇韜行盜掘之誅誠有見也周太祖嚴樵採之禁豈無故歟加以杖刑杜其窺伺

蒼梧舜巡狩死于蒼梧遂葬焉

樵採禁周太祖既登基凡歷如神病卒士女巷哭弘農設祭者塞路吏恠問之咸曰平常持米過洛半爲司卒所抄自王公下車此輩歛迹故來報耳鄧太后曰故令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功業未遂不幸早折詔以渙子爲郎中旌良吏也

楊震涿州守公廉不受私謁有勸其開產以遺子孫者震答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所遺不亦厚乎

劉寵會稽守行之日有老叟齎百錢以送泣曰自明府下車道不拾遺民不見吏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人選一錢受之

羊續爲南陽守入境即微服間行凡令長貪潔吏民良滑皆廉知其狀一郡震悚府丞以生魚獻受而懸之亭杜其後進妻率子秘入郡舍不納妻怒撿室中惟布衾鹽米而已

孟嘗合浦守先是守令貪珠漸徙去民不聊生嘗至期月去珠復還一郡稱異

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牸車之任歲餘牸生一犢及去任謂父老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乃留其犢而去

代帝于陵岡有樵採者悉命嚴捕以杜盜掘

奏對失序

批鱗一引裾萬乘曾爲之動色補牘三上疏人主深服其樸忠蓋輸誠固期骨鯁而引奏雅有常模今某托言折檻敢肆排門如虎之爭豈是縱橫陛戰對君之讀何期顛倒朝常解衣趨鼎是其時歟借著上方抑何居也即寬不敬之坐寧免失次之科

折檻漢朱雲上書言請尚方斬焉劒斷佞臣一人頭上問誰對曰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命拽出斬之雲扳殿檻大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矣檻爲之折上怒稍解赦之

排門漢高病勅內外不得入樊噲乃排闥直入見上獨枕一宦者卧泣曰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上咲而起

如虎之爭朱韓范上

三國

孟宗望江雷池監漁官自手結網取魚作鮓寄母母封還之曰汝爲漁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裴潛兗州守作一胡床及去任留掛柱間梁簡文曰不學胡威絹寧掛裴潛床李白云去時無一物東壁掛胡床

晉

胡質荊州守子威往省及歸賜絹一疋威跪曰大人清介于何得此質曰此吾俸餘聊助汝糧耳質部下都督陰齎糧與威作伴旦夕厚款之威宜而問乃知都督也立謝去

吳隱之廣州守先是宦嶺南者皆黷貨故推隱之操一洗之入境有貪泉詩云石門有貪泉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歸妻取沉香一片隱之命投諸江

劉惔丹陽尹操行清介其孫瓛嘗過丹陽袁燦指廳事前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手植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衰矣

何隨安漢令去官時送吏乏食乃取道側民芋隨以綿繫其處償之民相語曰聞何安漢廉行過從者

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解衣趨鼎秦始王以太后犯姦事置后于泠宮設鼎于庭有諫者輒死已烹二十七人最後焦茅極陳母子天性侃侃不阿言已即解衣趨鼎始王手扶之遂爲母子如初

失儀

龍墀覲日實嚴天澤之防虎拜瞻雲宜切地卑之想背闕致霜簡之飛戲殿來銅符之召今某切隨萬國

或無糧必爾耳持綿追還終不受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坐薦上大後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

[illegible]制一心之鴻鵠趨蹌無度陪鵷序如戲渝之時舉措失常臨鳳池如謔浪之地既違朝制宜罰俸錢

虎拜詩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地卑易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背闕唐肅宗時大將管業嗣背闕而坐御史李勉彈之

戲殿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名之至曰小臣戲殿上當誅文帝時

明日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敢以鴻[illegible]事仰累清風乎

殷仲堪東陽守食不重味飯粒落席間輒手拾啜之嘗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發枝而忘其本

王述海州守蒞政清肅公庭盡日無事子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于坦之省父因言溫意述大怒曰汝竟痴耶坦之以他故辭溫溫曰此尊君不肯耳

鄧攸吳郡守載米之任月俸一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

節赦之

失占天象

敬授人時。放勳稽候。欽崇天道。仲虺格君。慨宣夜周髀之制莫傳。故保章馮相之法靡驗。今昇雞丸罔識。蟻磨奚窺五百里有賢人。未問太史之奏。二使星來益鄧。不爲李郃之占。太白經天孰謂禁門喋血。流星入尾那知夷狄亂華。遂使分野。誤于燕秦。以致風雨差于箕畢。合擬杖典。薄示齊刑。

宣夜周髀　古人言天之形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邊行月月旁行而遶之日近而見之謂晝日遠而不見爲夜也

保章馮相　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馮相氏掌歲月辰日二十八星也

雞丸　渾天

南北朝

蘇瓊。清河守。沙門道研。統資巨萬。在郡出息。常得守令爲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來。無由啓口。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也。守郡六載。絕不通餽餉。有郡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梁上。竟不剖食。人聞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梁上也。相顧而去。

沈巑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被讚。逮繫尚方。帝召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耳。帝問要人爲誰。指曰。此赤衣諸郎。皆[illegible]復任丹徒。

何敬叔長興令。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一邑嘆服。

江革。會稽丞攝府事。人安吏畏。百城震恐。及歸。貧無長物。舟至西陵渡。取石十餘片鎮之。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郡吏拜詔而已。獄櫓生桃。蓬蒿亦滿。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

儀天如雞卵地如卵黃天之包地如卵如裹黃蟻磨日月行天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右行五百里賢人陳寔與子侄造荀淑家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應有賢人聚二使星益部李部好天文和帝遣使者觀風俗有二使者向益州夏夕見部露坐問曰君發京師寧知二使何時發二使者驚曰何以知之部曰有二使星來益州部故以知之太白經天唐高祖時太白經天見秦分野太史奏秦

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王秀之守晉平期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崔挺光州刺史雅著清節有老人自言嘗使林邑得美璧藏之海島垂六十年今遇明府願獻之挺不納

當有天下但有骨肉相殘之兆建成元吉聞之相與謀害秦王世民世民知之率長孫无忌等入玄武射殺建成元吉流星入尾宋建安中流星自西南入尾任伯約曰此夷狄竊發之証

襄瀆神明

天人一道雖昭感應之機人鬼殊途當識幽明之義故非鬼而祭之爲諂必敬神而遠之爲宜今某惟事

孔奐字休文晉陵守清白自勵妻子不入衙齋得俸分贍孤寡一郡號爲神君富人殷綺見其儉素以氊衣奐謝曰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劉溉建安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溉求一衫溉檢橐中無可贈者曰予衣本百結閩鄉徒八蚕

申徽字世儀襄州守時南方初附仕宦皆通餉遺徽于寢室書楊震四知自勵及代去扳轅者百里不絕徽因題句清水亭父老爭傳誦曰此申使君手跡也

矯誣無嫌褻瀆籲天拜斗僭陳午夜之香燈禮佛迎神妄徼一時之福利惑異服異言之教恣愚夫愚婦之心不思善人爲善則神庇厥躬初豈緣于禱祀寧知凶人造凶必鬼瞰其室又何事于祈求雖梁武捨身臺城之辱未免縱宋徽受戒金國之行

阮長之臨海守冬日常擁敗絮妻子不免饑寒先是郡中田祿以芒種爲限比前去官一年秩俸皆入後人長之任蒲代者未至即以芒種前解綬去時論多之

隋

趙軌原州司馬嘗夜行從騎逸入田中暴人禾乃駐馬待旦訪禾主酬直而去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庭軌遣人拾還之及被召父老揮涕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壺漿相溷敬持盃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難逃宜申加石之刑庶遏泰山之旅

鬼瞰其室 楊子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捨身臺城 梁武帝嘗三捨身爲佛家奴後侯景亂卒餓死于臺城

宋徽金國 宋徽宗爲金國所擄

合和御藥

保安國脉式資藥餌之良調揖王躬在按方書之舊雖漢祖辭醫于扁鵲乃晉侯識

房彥謙涇陽令所入俸廩悉以周故舊謂子玄齡曰吾無所遺但清白二字耳

唐

陸象先蒲州守潔己愛民嘗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苟澄其源何憂不治郡稱仁君

元德秀魯山令玄宗在東都命守令刺史各以聲伎進德秀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蔿帝嘆曰仁人之言哉所得俸悉散孤貧任蒲笥存一縑駕柴車而去

李錫虞城令縣治內舊有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病于膏肓況君體市于萬金必醫科妙于九折今業非三世術愧十全王札丹砂固是籠中之物青芝赤箭當從紙上之言豈得獨任新方失倉公之古法安可不從精製棄俞跗之前規分既迷佐使君臣味亦忘溫涼燥濕安能起號太子于已死焉得救齊桓公于未災既選鵲術之徵當服象刑之重

辭醫扁鵲 漢高祖繫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九折 楚辭九折臂而成醫今吾今知其信然矣左傳齊高強曰三折肱知爲良醫云

乘輿服御物

之咲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後人遂名李令泉云

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詵登樓見人于後黑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妻以女仕至尚書

宋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率進數倍以遺要人拯命僅足貢數及秩滿歸不持一硯

孫偉知黎州蔬食水飲外不市一物先是偉之官焉承相張方平曰沉黎廉者不往往者不廉偉竟以廉著

趙抃知成都政尚清簡神宗名曰聞卿正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之矣馮京代爲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袁轂知邵武雅勵清節嘗自咏曰滄浪不須濯纓上本無塵

李綸提舉廣東適伯兄維守恩平酌別江上兄弟相礪以清白綸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盃于江

一人貞百度位既極于尊榮四海奉一人禮宜先于敬慎安得無嚴于服御之物乃弗克勤于典守之功故三采三纓典路飾乘龍之輅而二覆五反舟師備浮鮪之舡今某職懈周防心忘檢點收藏非法似甘毀櫝之虞修整無方遂隨膠舟之敝衣裳

盃停不沒者久之觀者驚嘆

邵必知高郵軍振厲風采謝一切宴集及餽遺者嘗曰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特以爲名言

傅堯俞字欽之知徐州前守侵軍餉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堯俞竟亦不辦司馬光謂邵雍曰清直勇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之矣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以難

李由字民載玉山令以直道自任門絕請託民有訟立決不拘以時盡日重門洞開上下之情無不通

既已違其黼黻車馬何以利其驅馳豈不知德裕丹扆之箴期于正服竟弗念廣德從橋之請特戒乘舡

欲示後懲請從明罰

膠舟　周康王巡狩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舟至中流膠舟故王及祭公皆溺死

丹扆箴　唐李德裕作舟扆箴

御賜衣物

天恩浩蕩既頒寵錫

者

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己嚴以御吏而寬以恤民嘗自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世以爲名言

嚴宗爲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蘆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許以五十萬宗咲曰可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

高登富川簿潔己愛民及去乞留不得父老乃相率

之儀。使節煇煌。當識敬將之義。蓋大君有賜于其下。小人躬送于其家。今某親捧絲綸漫持衣物。付他人而轉給。龍光頒于雲霄。壅德意以無嫌。步履自珍于道路。靡効皇華之職。曷彰采菽之恩。拜紫帶以戒行。何其重也。委青衣而將命。不亦輕乎。豈不

餽金數萬。不告姓名而別。登無所歸。請置學田以給郡子弟。

眞德秀知泉州。先是蕃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聞德秀下車。蕃舶聚增至三十六艘。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詣郡。無敢後者。久之囹圄一空。

李及知杭州。戒俗奢靡。不事遊宴。一日冒雪出郊。但訪林君復。清談至暮而返。在郡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置樂天集一部耳。

附語錄四條

眞西山曰。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

聞楚君遺象牀于田文。登徒即勤于敬獻。吏弗念沛公贈玉斗于亞父。留侯必事于躬持亟奪而官雅符僉議。

沛公玉斗　楚項羽邀沛公會宴鴻門范增字亞父數目羽害沛公羽弗忍及沛公去乃使張良持玉斗謝增增撞辟玉斗曰豎子無能爲也

朝見留難

貪汚。便爲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不能自贖。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但優游其間。默而行之。無愧于心可也。

范侍郎育作庫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呂本中曰。凡人乍到官守。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譴。良可惜也。

君門九重。雖隔尊卑之分。天顏咫尺。宜通上下之情。故周立行人之官。而漢有謁者之拜。今某實司朝見輒肆刁難。曾念司馬稽留。遂致章邯之變。未聞猛犬迎吠。深爲宋玉之悲。既弗便于觀光。寧無嫌于妨政。晨趨金闕。爰切瞻依。夕捧琅玕。遽難承領。

總評曰。爲官清心者省事。有無限之樂。旨哉其言之也。第清者多褊。刻郅都時苗。其天資刻薄人乎。及觀不顧妻之說。并還犢一事。與古去織拔葵者何異。吾取其清。而不取其刻。庶足當官矣。邵子之稱傅欽之也。謂其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爲人所難。噫。斯眞金玉君子哉。使欽之而在。余執鞭所忻慕焉。至先儒以官守嗜利。多爲猾吏所餌。夫小人以利啖主上。在長國家者。猶然。況其下乎。然則勵清操孰有要于屏猾吏也。

吐哺握髮之德。何以宜之。因鬼見帝之言。自茲起矣。眞爲專恣。宜速刑課。

司馬稽留　秦章邯軍棘原次羽軍渾南奉足數邯二世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咸陽弱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還報曰高用事于中無可爲者邯遂反與羽約盟洹水之上

一　上書陳言

據賈誼之忠。尺疏無居官愼事錄。

三皇

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躓于山。而躓于垤。

漢

石奮長子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語書馬字與尾當五。今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少子慶爲太僕御正。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于諸子中。

嫌于流涕負魏徵之志一封宜比于韋弦故鳥雀不分使楚者諷君之正而咲哭並舉披衰者憂國之亡蓋事君貴乎勿欺且爲臣在于無隱今某惟思緘口務欲容身曲突將焚尚靳徙薪之喻重門洞闢弗輸納牖之忱上孤側席之求下負窮居之學漫

最爲簡易者然猶如是

孔光沐日歸休終日燕語不及朝省政事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默不應故張九齡云省中之樹訪猶不言車前之馬數而後對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爲于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徹起獨與議事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爐七箸兩人終日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晉

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李康家誡曰昔侍先帝時有三長史俱見臨

謗鳴鳳曾無捫虱之高談自擬寒憚安有屠牛之諷諫欲開言路合付刑曹

納牖易納約自牖　捫虱談王猛見桓溫捫虱而談南世之務旁若無人

僧道拜父母

僧道猶夫人耳受形匪出于空桑父母非爾親乎報德宜懷于寸草蓋雖屬異端之

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慎謹又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爲本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爲大上曰卿言得之矣可舉近世能慎者吾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達僕射王公仲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阮嗣宗乎嗣宗陳留院瑀子也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言昶愧歎之自以爲不能測焉口不論事自然高邁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

教未應絕天性之仁。罪莫大于無親。刑因先于不孝。今某身披緇服。口誦黃庭。劬勞遽忘于蓼莪。徒有三年之愛。恭敬弗施于桑梓。輒辭一拜之儀。且饑食寒衣。尚未超于塵界。胡愼終追遠。乃自異于齊民。三牲已缺于親闈。五服尤乖于喪制。既昧木本

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于懷抱也。

呂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嘗醉後誤取一甘食。帝咲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奢者必敗。麈尾蛾

水源之義。安望秋霜春雨之懷。爾徒道其道焉。實得罪于明教。吾則人其人也。更議罪于祥刑。

空桑 唐蕭瑀安佛傳。夫國之曰蕭瑀不生空桑云云。空桑伊尹生于空桑。亦是怪誕之說。

術士妄言禍福吉凶。莫逃乎數。惟至誠可以前知。得喪一本諸天。豈小術所能

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唐

李勉嶺南節度使。以廉謹率屬。門杜私交。赴名入舟搜家人所蓄。投之江中。曰。毋令吳隱之咲我。

盧邁以給事中平章事守文奉法。平生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咲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又復何堪。

沈溥師字子言。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人情物理。無不曲盡洞徹。吏有欲欺于此。昭驗之端。必明于彼。民有未伸于彼。開張之路。必在于此。重刑罰。

預定使妄陳于邪說。眞惑世以誣民。今某自徼京房之學。妄矜管輅之能。依身世祿之家。恣談風象。攘臂朝紳之座。劇論星文。彰顯福則彷彿亨衢。標隱禍則分明陷阱。賢非季主。五刑無別于陰陽。心愧君平。一字罔依于忠孝。致鄙夫起貪大之想。使憸人懷媚竈之心。敢竊附于通玄。祇欲圖于厚利。孔子不語怪。爾未聞其言乎。孟氏欲反經。吾將寘之法矣

京房學 漢京房善易言事多奇中 季主 司馬季主善五行陰陽之術

喪葬

喪欲速朽。不當拘年月之祥。以土爲安。豈可罹水火之厄。蓋死謂杖十五以上。或有致于死者。故每有一獄。必遍示幕府吏。雖十人中。有一人以爲小未可。必再審詳。

宋

歐陽修貶夷陵令。嘗取陽案反覆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乃仰屋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況天下乎。自爾遇事。不敢忽。知滁州。明不及察。寬不至縱。吏民安之。郡大治

韓億知亳州次子綜。自西京倅歸省。公置酒。召僚佐坐間。忽問綜曰。聞西京有疑獄。奏鞫者。其詳云何。綜思之未能。對公遂索杖大詬曰。汝食祿朝廷。爲一郡碎。大辟尚爾。含糊細務。不舉可知矣。何以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皆名臣。綜刑部郎。絳參知政事。封康國公。鎮尚書僕射。維太子少師。

龐籍七閩轉運使。凡僚屬有所關白。苟利于民。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繫。豈可容悔吝心。

附語錄五條

呂本中曰。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

者藏其遺體則生人庇其余休今某惑于堪輿之言迷于葬埋之禮避凶趨吉故稽封樹之期隨俗習非未免焚溺之舉且飲酒而食肉更設醮而修焚試藉口于象罔所傷實泚顙于蠅蚋所喂不思壬戌死而癸亥殯安得延留盍念窀穸啓而魂魄歸

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又曰前輩嘗言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朱子曰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害

敬軒曰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娼宜疎絕至于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于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歟弄是非儒生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

豈容縶露若欲教之以禮必先加之以刑

窀穸 左傳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厚也穸夜也謂葬埋于地猶長夜而終不復有畫也

鄉飲酒禮

上庠下庠虞廷養老執醬執酳漢室尊年覩冠帶之圜橋振藍田之鄉約將以移風易俗豈徒具禮飾容

盡媒進與一欵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太琴士黃廷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illegible]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又曰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苟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總評曰石氏斤斤醇謹者孔光相業尤不滿于士論然迹其數馬之對省樹之不言其于敬事上參密議之道得矣陸長史以禮處人庶幾哉無小人無敢漫之心焉至先儒謂公罪不可無無則多自保無任事之意然則慎又在所監矣

今某故違憲章罔遵定式。春望冬朔行之雖以其時。乞言割圭。用之動過其則。拜至拜洗拜送。視爲彌文。三揖三讓三終。厭爲末節作竹葉八風之舞。動蓮花衆口之譏。既失威儀三千。今擬笞杖五十。

上庠下庠 周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夫唯永叔。發嘆于乖錯。宗魏索杖于含糊。轉運使無吝于立改。斯慎以成事。而慎之利民也大乎

居官勤事錄

周

巫馬期。爲單父宰。戴星而出。戴星而入。身任其勞而邑治。

秦

百里奚。穆相公。勞不坐乘。暑不張蓋。相秦七年。而霸及其沒也。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李冰。蜀郡守。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疏二江灌田。沃野千里。號爲陸海。蜀人至今利賴之。

漢

王尊。東郡守。河決金堤。尊投白馬祀水神。親執圭璧。請以身塡堤。次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干。俟水却。方還舍。

祝良。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旱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持

執醬執醋。圜橋橋 漢明帝初即位幸辟雍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桓榮爲五更親執醬執醋祖割以饗之畢引諸生問難于冠帶之士圜橋門而聽者以萬計注食物必以醬醋酒也祖割親自割肉執醬醋欲其精潔恐傷生也

藍田鄉約 藍田呂氏有鄉約

八風舞 唐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八風舞備諸醜態

蓮花衆口譏 唐武后宴公卿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剪紙貼一面作高麗舞或美之曰六郎面似蓮花

兵律

宮殿門擅入

紫禁沉沉既爲宥密之地黃扉肅肅斯嚴出入之防毋恣意于潛行乃輕身于躁進今某名非衛士職豈親臣敢掉臂以無嫌自比穿窬之鼠遂履閾而莫忌眞同踏靈

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文黨蜀郡守起學宮造士每行縣勅明經修行者與俱聲教大洽比于齊魯

桓宣漢中守每至農月親載耒耜登臺勸民四境無惰農者

晉

陶侃廣州刺史惜分陰朝運百甓于外暮運于內人問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在江陵戴星視事遠近書疏皆手答引接名流門無虛日中興書曰侃嘗校檢佐吏得樗蒲博奕之具

之鴻匪自代來行殿中敢同張武未承秦名入巷內乃效范雎觸藩之狀堪怜跋扈之情可掬殊乏蕭何之績胡爲帶劍而趨況無樊噲之忠豈容排闥而入亟鋤此梗用肅羣心

帶劍而趨漢蕭何爲丞相特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宿衛守衛人私

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高僕射頻每卧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天明則紀錄入朝行之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自代替

編名衛直。既爲肘腋之兵。謹職更番。庶竭爪牙之力。豈容私代。輒自偷安。苟不輸執戟之忠。何以遏履霜之漸。今某心懷鼠黠。氣乏鷹揚。當宿衛守衛之時。昧必躬必親之義。冒名更替。乃藉口于同袍。肆爾優游。遂委身于私第。荷戈

嘆曰。吾憂國忘家至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南北朝

劉穆之。自丹陽尹轉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賓客輻輳。咨稟盈階。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悉皆贍舉。

蕭憺。字僧達。荊州刺史。江水敗堤。憺率將吏冒雨修築。雨甚水壯。或請少避之。憺曰。王尊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畢。水退。隄立。是歲嘉禾生。凡一莖六穗。

唐

擇用其黎空。列于班行。究實詢名。姓字已迷于甲乙。倘兵興于定策。必遲左袒之從。若釁起于斬門。應見前徒之倒。既巧啻于安逸。宜亟受于鞭笞。

左袒漢　漢諸呂作亂。周勃入軍中。令曰。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

前徒倒　周武王討紂。紂之前徒倒戈。

直行御道

韋景駿。肥鄉令。漳水泛溢。景駿築隄數十里。功成而費約。河北流移載道。肥民獨不忍言去。後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爭進牛酒。有小兒數輩在景駿前。問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障。皆公所治。所以來也。

宋

周敦頤。提刑朝陽。行部不憚瘴癘。荒谿絕島。皆戴星徧歷。以洗冤澤物爲己任。

傅堯俞。力論新法。貶監黎陽草場。郡守欲檄他吏代主出納。堯俞辭曰。居其官安可曠其職。雖隆冬盛

無陂亦無偏至正莫踰乎御道可視不可履共由寧比于周行蓋貴賤之分相懸斯經涉之途亦異故中門不立式昭孔子之恭而踰階不言載見鄉軻之敬今某惟知縱步罔解懷刑曳履上星辰直度玉階之峻振衣拂雲漢無嫌禁路之中似可使鴻

暑必日造治事

韓魏公琦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流汗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蘇軾知徐州時河決州城下勢莫可禦軾冒雨廢寢食率吏民晝夜築堤捍水卒全其城

張希顏知萍鄉范延賞自豫章入都張詠問曰沿途曾見好官否曰萍鄉令希顏者雖不識面知其爲好官也昨入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修驛傳治夜宿邸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咲曰張

迹之驅馳更莫念鸞輿之出入豈親負丹扆擁周王于五色雲中抑敬捧紫泥布漢詔于九重天上既蹈欺心之罪難逃笞背之刑

負丹扆周武王崩成王幼冲周公負丹扆以朝

宮殿造作罷不出

紫殿巍峩雖藉經營

君固善足下亦知人矣即日同薦于朝

陳襄常州守晨起入學舍親課諸生旁決郡事案留牘一時絃誦比之鄒魯

魏了翁知廬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則校閱軍伍入則與諸生槓經課業夷人望風而遁

胡宿字武平湖州守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數千緡及去寮吏共非之宿語曰君輩佐滕侯久苟有過盍不早正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時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也

汪綱字仲舉知蘭谿歲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

之力。黃扉邃密。尤嚴內外之防。諭茲趨事之徒。慎爾潛身之戒。曉鍾金闕。既魚貫以承斑。暮漏玉階。合狼奔而居肆。今某業專小藝。名隸賤工。方點數于辰呼。漫隨行而竝入。乃匿形于甲放。弗逐隊以同歸。敢于鳳閣龍樓。寄此狐踪兔跡。寧同豫讓。深懷

利饑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

附語錄三條

呂本中曰。前輩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便休。當官者不可狥其私意。忽而不治。始得。

眞西山曰。當官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而民之所以利害也。不可不

隱廁之謀。何異祿山罔有通宵之忌。請就市朝之戮。庶清宮闕之奸。

魚貫湯魚貫以宮人寵隱廁趙簡子既滅智伯智伯客豫讓隱于廁中以刺簡子未果

關防內使出入維奄寺服掃除之彼。既親紫闕之光。斯朝廷嚴出入之防。載密黃扉之禁。故統于冢

季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此言可爲居官怠職之戒。

總評曰。曹相國師盖公。用黃老術。終日飲醇酒不事事。而齊國以治。意與鄭侯比烈。以鄭侯畫一之後。利用靜也。自非然者。欲舍戴星而慕鳴琴之理。溺其職矣。且如一郡一邑。中間錢穀几何。獄訟几何。其他當釐刷。當振舉几何。一一責于當事者之身。此可以黃老之治治之否。故曰居官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然則申韓可乎。曰。申韓切實之臣也。其心非切于爲民。辟如

宰。周室良規而監于郎中。漢家懿制。蓋欲清乎宮掖宜無縱于貂璫。今某奸比豎才。賢非巷伯。恣中常侍之氣焰。無容訊詰其行藏。挾大長狄之威權。寧許檢詳其踪跡。彼力慎安于司門之際。爾輒深拒于履閾之時。進退無嫌。何異穿墉之鼠。往來莫忌。

治癰。剔之割之。一時可殺其毒。而卒之元氣銷亡。有立盡耳。余觀王尊周茂叔輩。至欲以身塞河。以洗冤澤物爲已任。彼其誠實心注于民也。豈僅僅以勸課功實哉。

居官神事錄

周

國僑。字子產。鄭大夫。嘗晨出。過東匠之門。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于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真同跋扈之鱗。合加榜百之刑。要就編千之冊。

穿墉鼠 詩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

同宮殿射箭

宮廷清肅。乃帝王偃息之區。廟社尊嚴。豈臣庶彈射之所。況隔威顏于咫尺。寧容弧矢之交加。今某暴比豺狼。奸同狐鼠。徒恃

西門豹爲鄴令。俗故信巫。咸爲河伯娶婦。選室女。[illegible]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大巫入報河伯。即呼吏投之。少頃曰。可再報。又命投一巫。羣巫驚懼。乞命。從此禁止。

漢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隣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翁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不已。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雕弓之落鴈。頓忘金屋之棲龍。望青瑣弱柳千條。便選穿揚之巧。聽建章流鶯百囀。爭誇隋鳥之奇。欻爾虹飛。紛然雨集。殿雀環枝而高噪。宮猿抱樹而長號。盡思耶律防溪。[illegible]王津園。見訊[illegible]用罔念唐世民引習顯德殿。致諫玄齡。加以重刑。儆其不道。

周紆。字文通。洛陽令。下車問大姓主名。吏以里豪對。紆曰。本問貴戚。豈欲知此賣菜傭乎。自是權門斂跡。

周紆。爲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曰。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

宋均。九江守。郡多虎暴。民患之。均至。下令曰。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善良。除一切檻穽虎。皆渡江而東。時楚沛飛蝗蔽天。入九江界。輒散去。時以爲神。

威顏咫尺　周王賜桓公昨令無不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無下拜習顯德殿書秦王世民嘗習射于顯德殿房齡諫止之

衝突儀仗

羽葆蜺旌。肅九重之儀衛。琱輿玉輅。聳萬姓之觀瞻。既警蹕以清塵。宜往來之辟路。今某身非衛士。職豈親臣。心嚴虎豹之群。

趙廣從。京兆尹。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豪強斂迹。發奸摘伏如神。

王尊。攝武功令。邑有假子妻母。尊曰。律無妻母之罰。聖人所不忍書。遂收捕射殺之。遠近震駭。尋拜京兆尹。旬月間。宿豪大猾。一切按治。服其辜。三輔肅清。

王忳。除郿令。夜抵斄亭。亭長曰。過客宿此者。即死。忳不聽。夜中聞女子稱冤。忳問狀。曰。妾夫爲涪令。過

尚爾獨行踽踽。日炫龍蛇之影。居然信步遲遲。諫匪伯夷。孰卬周王之馬。直無馮媛。誰當漢帝之熊。寧欲從魯泮之旂。遂忘驚渭橋之駕。倘挾荊軻之刃。可弗畏乎。更操博浪之椎。疇能識也。欲申重戒。當速明誅。

警蹕　唐太宗即位數馳射孫伏伽諫曰天子祭衛一九重出也警入也蹕注警戒肅也蹕所以靖道止行人也

馮媛當熊　從文帝幸虎圈有熊逸出婕妤馮代直前而立當之上問故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是以當之上重之

驚渭橋駕　漢文帝駕過渭橋一人從橋下出御馬驚起于是捕之廷尉張擇之奏以此人犯蹕當罰令

越城

齊客亡秦。尚俟函關之啟。魯君過宋。猶勤垤澤之呼。盖茲百雉宿此亭。亭長殺妾家十餘口。埋樓下。悉盜取裝資言畢忽不見。明旦召亭長詰問。具服。并收同謀十餘人。即送涪令。喪還里。四境神之。

張衡河間王相。王驕縱不檢。多納豪右。橫里中。衡下車。廉得黨惡姓名。一時收捕。上下肅然。

虞詡朝歌長。邑多寇賊。號難治。詡設三科。募死士。誘賊殺之。又潛遣縫者。傭作賊人衣。識其裾。出市。輒擒獲。由是駭散。邑稱神明。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日許。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故遠相候。是一縣稱神明云。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自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南北朝

傅琰山陰令。有賣糖老嫗。爭團絲訴琰。琰命揖絲于

之規模。允是一方之保障。今某不得其門而出入。遂踰其垣以往來。無假鉤援。竟施飛走之計。視輕樊圃。寧懷驚顧之心。縱不爲胡虜之跳梁。固已忽王公之設險。如猱升木。漫誇履峻之能。似羊觸藩。目罹羸角之患。魏非伐蜀。奚容鄧艾之緣崖。唐未平淮。未許李祐之鑼坎。既冒金城之禁。宜遵玉律之科。

樊圃 詩瞿瞿良土折柳樊圃瞿瞿驚顧之皂

鑼坎 李祐平淮西時夜鑿城爲坎踰之而上遂破其家

門禁鎖鑰

金城設險。規模重肅。于門扉。宵拆防奸。法令先嚴于鎖鑰。宜謹晨昏之限。毋違閉閉

柱鞭之。微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何以飼雞。一云豆。一云粟。破雞得粟。罪言豆者。共稱傅聖。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人稱神宰。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謙之乃僞枷一人。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乳餘犢。婦家不與。訟于官。允濟令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與。即遣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家。

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相毆而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公曰。吾視食者

之常。故漢帝稱郅鄲之拒關。而唐宗美志玄之辭詔。今某心忘警夜。職愧司關。故虛掩乎玉關。弗橫施于鈇鍵。寂爾過魯君于垤澤。居然出齊客于函關。將謂堯人可封。故鮮狗盜之侶。抑以王者無外。有疎魚鑰之心。不知暴客之無常。奚可重門之失待。

皆以右手持七而汝獨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唐

元絳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夜被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遣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人迹其後。望一僧迎之私語。即捕僧。姦狀遂得。一郡稱神。

裴琰之同州尉。刺史李崇義。以年少忽之。會有積案數百。命吏趣琰之省決。乃一日而具。崇義嘆曰。此霹靂手也。

抱關為事。空欲望于侯嬴。犯門有人。將何禦於臧紇。若茲罪過。合麗刑章。

郅鄲拒關　漢光武嘗出獵夜歸至上東門守門者郅鄲不肯開門曰此禁門臣不敢受詔由他門而入。翌日賜絹三百疋。堯人可封。王莽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

侯嬴　為吏門監者

懸帶關防牌面周節分于龍虎。特禁

張守珪慷慨尚氣節。為瓜州刺史。虜忽至。衆皆失之。珪置酒城上。會將佐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珪縱兵擊敗之。

柳公綽節度使。行部襄州。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縣令意必殺。會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無文者。咸服其明。

宋

宋庠知河南。有一僕告舉子行橐漏稅。庠曰。舉子裝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乃治僕罪。

奸欺唐符辨其兎魚。用防詐僞。故檢驗于有無。庶防範其來往。今某腰橫寶帶。曾無鐵綰牙懸。身掛青衫。未見木垂銅委。無終軍請纓之志。安得投繻。非李白謫仙之才。豈宜解佩。楚公掉臂而去。莫知其由。朝兒倚市而歌。孰按其事。職官量罰寶鈔。厨校

向敏中知河南。有一僧過村家宿戶外。見盜入。挾一婦人出。僧慮禍及。亡去。忽墮井。則婦人已殺井中。主人執僧詣縣。獄成。敏中疑之。因密訪。果得賊。郡以爲神。

曹瑋知渭州。年十九。遇事明決。如老吏。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瑋方與客奕。怒曰。吾遣之去耳。汝可顯言耶。夏人聞之。斬叛者首投境上。三軍肅然。

張詠知杭州。民有子與婿訟家資者。婿言舅臨終。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子。婿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子死矣。亟命三給婿。七給

當服鞭笞。

周節龍虎 周禮山國虎茹澤國龍節

謫仙解佩 李白號謫仙嘗解佩換酒

擅調官軍

禦武折衝。將令雖嚴于邊閫。興師動衆。軍權實總于朝廷。故奉世甘矯制之愆。而無忌冒竊符之罪。今某紛更用智。徼倖圖功。金闕九重。曾乏一封

子。時頌其明決。

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包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包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

包拯知開封。有犯春杖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汝見伊。但號呼自辨。我當與汝寬罪。各受杖。既而引杖。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呼曰。何不受春杖出去。拯惡吏招權。捽吏杖之。持寬囚杖。公知以此拆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陳堯佐以言事忤旨。通判潮州。某子與其母濯于江

之朝奏玉關千里致令萬馬之宵馳罔俟魚符輒提虎旅不知狼烟風寂既無儆報于甘泉則彼鐵騎雲屯安得遽移于細柳罪宜榜百亟除仕籍之名罰不待三遠配邊戍之役

奉世矯制 漢宣帝時馮奉世民西域矯制人諸國兵擊斬莎車國王弟呼屠徵

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訴于堯佐乃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得至是鱷就網人皆異之

程顥鄠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光士女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光遂止

陳襄浦城簿民有失物者捕偷兒數輩相鞫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引偷兒詣鐘所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暗捫出視手一人無墨按之遂服

李兌知鄧州有富人榜僕死緊頸投井中而以縊為

泉 漢文時匈奴儆投烽火達于甘泉

申報軍務

從主帥以徂征既受專兵之計驅全軍而克敵宜知報命之恭必羽檄之先聞斯虜功之可錄今某謬承分調遠事攻圍勒燕然之銘尺紙不申于督府收淮淝之捷寸幾罔達于楓宸寧知

解兌曰既赴井復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賍教之耳一訊果然

劉崇龜目戶部尚書出為廣州刺史有少年泊江濱見一妙姬倚閭殊不避少年挑之曰黃昏到宅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來至一盜入姬不知即身就之盜疑見執遂刺姬死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去矣捕者追獲具實吐之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士合境庖丁既集復曰已晚留刀于廚陰以殺人

明主旰食之皇皇不念大將憂心之悄悄未泚既破李晟胡爲亟奏于唐宗元濟成擒李愬必當先聞于裴相豈心存偃武恐邊釁之再開抑志在柔夷遏廷威之旁及欲明軍法請服官刑

燕然銘　竇憲征句奴登燕然山班固作銘　淮淝捷謝玄破符堅于淝水

刀換下一把比明各來請刀獨一署不認因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刀耳命擒之則已竄矣崇龜以合死之人代少年侵夜斃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擒伏法

張昇知潤州有投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隣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衆人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爲夫即付所司鞫問果其婦與姦人同謀者一郡稱神

王罕知潭州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其妻無子夫死妾有一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得實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即愈郡稱神明

劉舜卿知代州遼遣諜盜西關鎖舜卿密易舊鐍而大至數日虜以鎖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鎖也引視納之不能受遂慙去諜者受誅

楊繪知興元有盜庫縑者繪踪跡之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一訊具服郡稱其神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其衣訴于前汲仲命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

飛報軍情

戎馬縱橫既狼烽之有警兵機慎密宜羽檄之先聞庶几弭變于方張安得徇情于故弊今某惟知玩敵不惜欺君獵犹入涇陽尺牘尚稱于紫塞王師喪南詔于箋罔達于彤庭豈不聞鼙鼓之震天似未見風雲之接地縱使鼠偷

狗窃不足厘宵旰之憂尚念蠆尾蜂針亦或貽辛螫之害盖思元振隱吐蕃之入寇唐祚凡危弗鑒似道諱襄陽之被圍宋宗隨覆懲茲罪過麗以刑章

羽檄 凡軍書皆羽其上取其疾也謂之｜｜風雲接地杜詩塞上｜｜｜｜陰

邊境申索軍需

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即命縛之還所窃衣

黃炳吉州黃安宰嘉熙間峒口反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炳曰弟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役携竹籮沿市門大聲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方晨炊皆有熟飯熟水厚給其值負之以往士皆飽食一戰破寇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桌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坊茶肆取卓爭先

邊境係于社稷留屯肅虎豹之群軍需仰于朝廷申索急貔貅之濟宜有求而即應庶所向而成功故蕭何之轉漕不窮若寇恂之餽餉相繼今某樞曹踐位督府司權視疆場之羽檄交馳知將帥以軍資告急居然怠緩一封罔達于九重肆爾稽留累

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园夜過松嶺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而縛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

總平曰代而降也人情之詗譎險于山川左右之歛舞幻于鬼蜮苟不以精嚴提照之所其爲爚亂可勝道哉民自此多故矣古今吏治號神明者無如包孝肅至春杖一事竟爲奸吏解網即無損孝肅之明而左右之招權可見于此況又有情爲之嶮巇者也余不佞懼然惧焉輙

牘直看于故紙卡粟故委諸太倉之乏寸兵憚啓夫天府之藏忍看羅雀于張巡直使量沙于道濟比來飢渴徒歷雨雪之歌西征苦寒誰爲帽裘之賜受若直怠若事汝罪安所逃乎如而罪奪而官我法無所宥矣

羅雀張巡宋張巡守睢陽城中之食掘鼠羅雀以爲食三軍無叛心

量沙道濟檀道濟爲將軍中糧盡命軍士夜間唱量沙敵以爲糧足遂引去

軍人替役

受命從征既編名于尺籍克期赴敵難代役于他人蓋坐食于平時宜宣勤于一旦今尋奸同鼠黠勇乏鷹揚念重謀生荷戟輒資于異姓心難効

慕古神君若何而勘破人情若何而摧落奸魄一一示我指南懸以爲鏡倘亦太眞之犀乎或者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漢宣帝苛以爲明遂爲基禍之主何刻覈之爲也窃爲當官者主之以忠厚而運之以嚴明則嚴正以成寬耳

居官慈事錄

周

咼柴字子羔衛人嘗爲士師刖人足及蒯聵亂子羔走郭門刖者守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曰君子不隧又曰于此有室[illegible]而追者罷子羔謂刖者曰吾今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也刖者曰昔公當治臣於法色若愀然不忍此臣所以脫公也

伍尚春秋時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

漢

張釋之字季裕拜爲廷尉治獄精明無枉無縱天下無冤民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武帝時爲廷尉張湯持法嚴而比干務仁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汝號曰何公

死執殳罔事于前驅不能輸共事之忠祇解爲自全之計倩市人而授之甲敬業之計難成率漁人而隸于兵潘壬之師必潰安得手便于弧矢應知目駭于旌旗各加杖責之刑兼就編戎之列

執殳前驅 詩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忽有老嫗造門曰公先世有陰德及公之世又治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以廣公後因出懷中策九百九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倪寬同州守勸農棄省獄訟開六府水利熟民田會有軍法同州以負稅殿當免百姓聞之輸納者恐後課更以最稱拜御史大夫

龔遂宣帝時渤海盜起詔遂爲郡守陛見形貌短小年且七十餘上頗心輕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下車悉罷捕吏賊皆聞風而散勸民農

主將不固守

王公設險式嚴禦侮之防長子帥師允重專城之寄盖彊圉要害關社稷安危欲光推轂之恩宜懋折衝之績今[illegible]未著詩書之舉謬膺鎖鑰之司俠鉞臨戎慷慨若期于報國望塵避敵倉皇祇解于全身不思尊俎之謀敢棄金湯

棄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一郡大治徵入拜水衡都尉

黃霸爲潁川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獄無重囚治爲天下第一漢稱循良吏必曰龔黃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聞延年用刑刻急乃貽以書曰昔韓盧之取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王智爲繡衣御史決獄魏郡多所寬釋以不稱奉使免歎曰吾聞活人者子孫封吾所以活萬餘矣後

之險算無遺策罔念
充國之備金城力竭
孤忠寧效孝寬之守
玉壁解茲即墨將誰
固海岱之圻封棄爾
睢陽獨無惜江淮之
保障欲厲五兵之警
宜加兩觀之誅

詩書譽 晉謀元帥趙衰曰郤轂可敦禮樂而說詩書 充國

金城 漢王欲征先零諸羌趙充國曰無踰老臣願至金城圖上方畧

世其有興乎女孫即孝元后歷漢四世享國六十
餘年羣弟五侯更持國柄

宋均河內守嘗臥病百姓旦夕問起居焚香祝天願
以身代其惠政得民如此

召信臣南陽守興水利禁游民露宿課耕野有積儲
號曰召父

杜詩字君公南陽守參陂塘灌田比室殷足民歌杜
母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
傷咎在馮翊因移疾閉閤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
中食然化之恩信孚二十四縣

遂陳屯田便宜十二策

縱軍擄掠

百姓不知兵始見戎
行之肅三軍無所犯
良因紀律之嚴故賈
復部將殺人寇恂難
宥若宏淵騎士奪劍
蘇忠必誅蓋弔民不
可殃民而禦寇奚宜
爲寇今某統臨驍卒
捍守雄邊縱令廣掠
于貲財深入不毛之

陳臨蒼梧守嘗有爲父報怨殺人者爲吏所護臨知
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生一子郡人歌曰蒼梧
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歲以五月五日祀
臨東城上

童恢不其令以禮化俗刑清訟簡囹圄一空民嘗爲
虎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祝曰天生萬物唯
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
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恨
即時殺之其一視恢哀吼釋去

地未是亟承于調遣陰啚一戰之功遂使雞犬失其安棲致驚燕雀迷其故壘寧自甘于汚行食二卯而成苟變之貪因故緩于嚴誅取一笠而血呂蒙之忍請就從戎之役更加鞭楚之刑

食二卯 子思言苟變可爲將文侯曰吾聞其嘗食民間二卯故不用也子思曰豈以二卯天子坡之將乎一笠血刃 呂蒙行軍有一卒與蒙同鄉時大雨取民間一笠以覆甲蒙曰豈以鄉人而廢法遂滿泣而輒之

不操練軍士

正支爲武義若重于銷兵忘戰則危法宜嚴于簡衆蓋欲折衝于倉卒必先練習于平時既握兵權當明將令今某身居虎帳

种嵩仲山甫之後涼州刺史以寬得民西羌望風而遁被召父老諧闕請留太后嘆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復留一年

佻覽一名香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驚曰守寡養孤奈何欲致子于法母感悟而去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邑令王奐曰不罪陳元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鷹鸇不如鸞鳳署爲主簿

南北朝

任昉義興守歲荒以月俸治粥活饑者禁民差子不舉有孕者輒助其資斧全活數千家

謝靈運永嘉守豈弟化民不事鞭朴秩滿賦詩比與諸父老叙別無不扳衣泣下者

隋

辛公義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所決斷十余日囹圄一空後有訟事應禁者公義即外宿人問故曰忍禁人在獄而我獨安寢乎自是州人感化以訟爲恥

辛公義又爲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令凡有疾者悉輿至所事

智之龍韜寧思孫武戮宮嬪以申威祇謂淮陰驅市人而可戰雲屯萬竈弗講坐作進退之方霧湧千軍靡習拒守攻圍之術爾既不詳三令五申之法彼何由知六花八陣之局空間虎豹之羣坐索貔貅之氣愧方叔師干之試甘距心失伍之愆得無

身自拊摩病者愈召其家諭之曰脫若相染吾殆矣諸病者子孫皆感泣而去敝風遂革合境呼慈母

劉曠平鄉令民有訟者輒諭以大義不加刑期年風俗一變囹圄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泣送百里外

唐

徐弘敏字有功武后朝為大理后嘗加刑一人有功據法廷爭不已后大怒令搜出斬之回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易尋免為庶人其子百選有司者曰

悅禮樂而敦詩書遂因戢干戈而櫜弓矢欲肅柳營之令必申棘寺之刑

孫武戮宮嬪 孫武為吳將于宮中教習女兵請王之愛妾一人為隊長皆相視而咲武乃斬隊長衆嬪股栗俱就教習

淮陰驅市人 韓信為諸將論兵法曰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子之生地皆走寧得而用之乎

私賣戰馬

徐公之子可拘以常調乎

陽城以司業遷道州刺史諸生何蕃等二百余狀請留不允州產侏儒歲貢上城至無所進上使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勝數矣自是罷父老感之以陽名子觀察督賦急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

韓愈以御史論宮市觸怒貶山陽令愛民如子民間生男多以其姓為字

韓會謫居韶州愛民如子及卒父老巷哭者累日愈即其弟也幼孤依會于韶後過韶有詩郡人誦之

習戰必資乎馬駿材每惜于難求有獲宜屬諸官武士豈客于私鬻故貳師勤大宛之頌而武帝興渥洼之歌今某濫備全驅遠從薄伐荷戈而進忽聞伏櫪之嘶引轡而歸無俟脫驂之贈不是趙高之指鹿眞爲項羽之遺騅乃弗報于人家敢輙易其厚利得塞翁既失之物似矜命照于福星博洽人不吝之金更羨價高于死骨得無修文偃武追華山之遐風寧有從步舍車踵大莽之遺矩加以嚴刑懲茲貪卒

貳師大宛漢貳師得良馬于大宛渥佳漢武帝得大馬于渥佳命作歌犯之脫驂贈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者無不泣

房琯爲慈溪令流民樂歸黠吏引去鑿湖溉田數萬頃民皆利也

錢即睦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即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宋

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深入之頤力爭不能直乃委手扳謝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使者感悟囚得生

富弼自樞密使被謫出知青州會河北歲凶流人就食者衆弼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莊公私廬舍若干散處其人以便薪汲或曰此非弭謗自全計也弼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念力忌者亦無能難也

范仲淹知鄧州政平訟簡公余治花圃許部民游民不忍犯綷亦知是州有惠政一郡相慶曰此老相公賜也

陶弼知欽州治城濬濠興學造士仁宗下璽書褒之及遷去扳留者至截橋塞巷四境立陶父碑

哀出使子貢
——而賻之
公侯私役官軍
列爵受封既申盟于
帶礪奉公守法宜遠
跡于嫌疑故師出雖
聽命于元戎然公侯
難役人于私室能知
由禮是謂懷刑今某
戒參貂蟬斑聯鵷鷺
奔走戎官之貴冠裳
顯赫于公門趨蹌卒
伍之英甲冑[illegible]

歐陽觀泗州司理嘗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漢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修方三歲乳者抱立于旁觀曰術者謂我歲在戊將死使其言驗則我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吾言告之

陳堯叟廣西轉運使嶺外地氣蒸暑徧爲植樹道旁鑿井置亭舍民免渴死其俗病者惟禱祝不習醫堯叟集驗方刻石桂州驛自是民知醫藥

蘇軾知杭州歲值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牒易米助賑日遣吏督醫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民有逋稅若干不償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軍壘曾惜赳赳本干城之器乃令僕僕同奴隸之羣珠履聯翩不足聚孟嘗之客鍊衣軒揭非緣蒞方叔之師知陰結于爪牙殆潛謀于心腹竟弗思宋宰相以官兵治任道尚謝鈞衡豈不見唐果毅以府兵假私人遂隳軍制合論刑于司寇庶儆衆于制扇爲業遇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軾[illegible]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一[illegible]餘柄其人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趙抃通判宜州有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將潰抃使醫療之得不死尋遇赦一郡稱慈母

鄭剛中溫州判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饑卧者給一錢戒曰勿拭押字次早憑錢給米饑者無遺守嘆服

元勳。

珠履孟嘗（孟嘗君有珠履客三千）

優恤軍屬

賈復傷瘡于眞定。婚姻伶光武之期。馬謖敗績于銜亭。慨嘆動孔明之祭。加恩既往。激義將來。今某濫叨公閫之權。殊乏待士之惠。呻亡背水。誰怜身殞銷鋒。圍久大原。孰如疾生暑雨。罔問甘苦。不見推誠。秋風鼓怨氣之悲。則曰金彫入耳。夜雨動冤聲。之慘。乃曰滿漏寒心。待下弗仁。處軍不義。彼惟無恩（士卒）。我則有法將兵。

傷瘡其定（漢光武時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于眞定復傷瘡甚光武大驚乃曰吾聞其娠有孕生女吾子娶之生子吾女嫁之不令其沈畸。爲御史蔡京富國時。會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逵婦兄章綖。單遣私人鞫之。株連者千余。復命畸往勘。畸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而可附會權要人。苟富貴乎。

總評曰。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慈之道尚矣。而訓慈者曰。若保赤子。豈非以父母之求子者求民哉。總之一誠心耳。子羔而下諸君子。惠政種種可紀。其皆秉是心者耶。乃曾明州之理。不沾沾問疾苦。而必務鋤強暴。何以故。致（胼）者用射隼。致豫者利行。師除稂莠。以養嘉禾。理固然也。趙忠簡。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意亦類此。載觀張廷尉龔渤海之處兩王生。其事甚異。結襪賤役也。而廷尉親之。同升逼已也。而渤海推之。何冲虛善下人。如是。噫。兩公之善下人。乃其所以不下民者歟。

仕途懸鏡卷之六終

憂妻
女也